

# 豐子愷二三事

● 李 梅 山

## 小學生畫大孔子像

豐子愷六歲時，父親豐鎮就教他誦讀『三字經』，後又教他『千家詩』。書中的詩沒有吸引豐子愷的興趣，而插頁木版畫，却如磁鐵般吸引着他。他向染坊師傅討了些顏料，給書中的第一幅大舜耕田圖着色，塗成一隻紅象，一個藍人，一片紫地。但因書薄，又缺乏着色經驗，色彩透過書背，滲到第二頁的書紙上，形成三大塊：紅、藍、紫。第二天，豐鎮給兒子講授『千家詩』時，發現書紙被顏色弄髒了，使父親很生氣。一頓痛罵，幾乎還要打手心。豐子愷感到委屈，又哭又鬧。大姐和母親聞聲趕來，加以勸阻，才免挨打。從此以後，他不敢當着父親的面着色繪畫，常常到晚上父親不在家時用薄紙先將書上的畫印描下來，然後在薄紙上着色。這些印描的畫，家裡的女傭人是最初的鑒賞者。時間一久，才逐漸擴大到母親和姐姐，但他始終不敢拿出來給父親看，直至豐鎮去世，仍不知自己的兒子在畫圖畫，更不知豐子愷日後竟成爲中國著名的畫家。

平日，豐子愷對有圖畫的書很注意。一次，父親把藏書拿出來晒，他看到一本『芥子園人物畫譜』。乘父親不在時，偷偷抽出這本書，藏在

自己的抽屜裡。一有空隙，就印描書中的畫。豐子愷十二歲時，已經將『芥子園人物畫譜』全部印描了一遍。他的畫在塾中學友中漸漸有了點小名氣，很多同學向他討畫，有的則將自己的玩具和他換畫。有一次兩個同學爲爭一張畫而打架，被塾師看到，塾師便厲聲地喊：「豐子愷走過來！」豐子愷忖想要吃戒尺了，悶聲不響。塾師便問道：「這畫是不是你畫的？」豐子愷胆怯地說：「是」。塾師打是沒有打他，翻查了他的抽屜，查出了一堆畫譜、顏料以及印描着色的畫來。當時豐子愷猜想這些辛勤描畫的畫和畫書，都將被沒收了。然而塾師沒有這樣做，全部圖畫和畫書歸還了他。出於豐子愷意料之外，第二天上學時，塾師還翻出畫譜中的孔子像，問他：「你能看了這樣子，畫一張放大着色的嗎？」豐子愷頗有把握地說：「能！」他嘴裡雖這樣說，心裡倒有點胆怯，因爲放大畫，他還沒有畫過。回到家裡，在大姐的幫助下，用方格子放大的方法，終於完成了老師交的任務。孔子像掛在私塾的堂前。小畫家豐子愷的名聲也因此在全校和全鎮傳開了。

## 大眼小目細心觀察

一九一四年暑假後，豐子愷離開家鄉來到杭

州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，在浙一師一、二年，豐子愷每門功課成績都是優異的，學期考試屢獲第一名，成爲模範生。就在這時，他受到了中國近代文藝先驅者李叔同的藝術薰陶，從此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。

也許因爲李叔同任教的緣故，浙一師對圖畫音樂課特別注意。在李叔同老師的指導下，豐子愷停止臨摹，努力練習寫生，進步很快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爲班級事到李先生房中報告，報告完畢後，正當要退出時，李先生又喊他回來，對他說：「你圖畫進步快。我在南京和杭州兩校教課，沒見過像你這樣進步快速的人。」從此，豐子愷更刻苦研究繪畫，借閱英文『人體畫』、日文的『正則洋畫講義』等繪畫書，有時他托事請假到西湖去寫生。

一次，豐子愷在西湖船上，看到同船一位老人眼睛生得特別高，從袋裡拿出一支鉛筆，豎起來伸向老人面前去測量比例。老人以爲他撿到鉛筆還給他，便伸手去接，訕笑說：「這不是我的，嘿嘿！」

還有一次，他在站台上等火車，看見一個賣花生米的人走過來，眼睛細細的，豐子愷迎上去仔細觀察一番。那人笑問要買幾包，他只好將錯

就錯，買了一包。

豐子愷熱愛藝術，實地寫生，專心到了如此程度。

### 留日十月痛下苦功

豐子愷籌集二千元錢，於一九二二年春去日本東京。在東京的十個月，他如進寶山，各種學問都想學，真不知從何下手。後來經過一番苦思之後，他才有了計劃。開始時，他上午到洋畫研究所學畫，下午讀日文。以後將下午的日文改學小提琴，晚上又去學英文。爲了縮短時間，把英文原著『見聞雜記』上所有的生字都抄在硬紙片上，放在一隻盒子裡，每天晚上，摸着硬紙片認字。

豐子愷在日本畫了十個月木炭畫，拉小提琴拉到手指皮破肉綻。有時爲練熟一首樂曲，立誓要連續拉滿五十遍方可就寢，因而受到旅舍主人的警告。

十個月的留學，爲豐子愷未來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### 次愷仿畫幾可亂真

豐子愷的漫畫中，常常有青青的垂柳和翩翩的燕子，作爲畫中的陪襯物，增添畫面的美感。

他的學友俞平伯首先發現了豐畫的特點，十分欣賞，即贈豐子愷一個別名叫「豐柳燕」，豐子愷笑以爲然。他說：「我家住在嘉興楊柳灣，又是巧合。」接着，他風趣地對人說：「我的故鄉是浙江石門灣，工作在上海江灣，現在住在嘉興楊柳灣，生來與『灣』字有緣。」

一九三八年仲夏，豐子愷避難到了桂林，在準備去浙江大學教學前，接上海『文匯報』編者高柯靈來信說：「上海『申報』有署名『次愷』者投登畫稿，題目爲『拜年與壓歲』，字與畫均酷肖先生。」并附上一份「次愷」畫的剪報。

豐子愷看了後，深感其臨摹的功底甚厚，十分贊賞。他捋鬚而笑曰：「吾初見此畫，亦疑爲自己所作，難得此君如此恪摹，復以歉懷署名『次愷』，不知何許人也，他日有緣，當圖一見。」之後，因戰亂頻仍，終未會晤。

### 登廣告爲失畫題款

豐子愷五十歲時，居杭州靜江路一座小平屋裡，居住雖簡陋，但近看遠眺，風光怡人，屋裡還掛上一幅對聯，寫着：「居鄰葛嶺招賢寺，門對孤山放鶴亭」。這天，正是立春佳日，他喝了幾杯熱酒後，興致勃勃地又提筆作起畫來，應邀參加浙江美術協會、浙江民衆教育館舉辦的展覽會提供作品，乘興畫了幾幅，選送兩個展覽會各展出兩張。

展覽會開幕後，忽先後來人告知，豐子愷的漫畫兩處都被竊去了一張，特來表示歉意。豐子愷一聽却高興地說：「好的，好的。」（這是豐子愷愛用杭州官話講的口頭語。這里表示「沒關係」的意思。）

過後，豐子愷特在『杭州日報』上登出一則有趣的啓事，他歡迎竊畫者到豐家來，可在畫上補題上款，贈作紀念。時人傳爲美談，這是一九四七年暮春的事。

### 畫個畫兒綉補帳洞

在「緣緣堂」，豐子愷過的是勤奮創作，淡泊自娛的生活。

有一次，他家裡有一頂蚊帳破了一個洞。女兒正想用針線把洞縫上，他見了，急忙攔住女兒，微微一笑，提筆一揮畫了一個精巧的小圖案，叫女兒把它綉在白布上，剪圓型補在帳子的洞上。後來朋友們見了，讚不絕口，還以爲帳子本來就配有這麼一個漂亮的花飾呢。

### 門懸有恙拒見縣長

豐子愷喜交朋友，繪畫、寫作之餘，常與朋友閒聊、對酌、吟詩論文。但他不與官場人物來往，聲稱「政界人物一律不見」。

一日，崇德縣縣長毛泉坤去拜訪緣緣堂主人。豐子愷事先得知，於是在縣長來的那天，在「緣緣堂」大門上貼上一字條：「子愷有恙，謝絕訪客。」這使縣長大人吃了閉門羹。

### 驚歎梅蘭芳善駐顏

豐子愷與京戲有緣，始於抗戰前。緣緣堂初落成時，置留聲機，購得西洋音樂及梅蘭芳唱片計百餘張，戰火中唱片與緣緣堂同歸於盡。抗戰時間流亡內地，逐漸愛看京戲，勝利後回到上海。

豐子愷既是皈依佛教，又是藝術信徒。他的長女陳寶、三女霽馨、幼女一吟，都是戲迷。尤其是一吟，在學校遊藝會中演青衣戲，爲梅派票友。梅蘭芳在滬天蟾舞台演「龍鳳呈祥」中的孫

夫人，豐子愷看得如痴如醉。後移中國大戲院演出，子愷又連看五夜，欲罷不能。

豐子愷於一九四七年一個陽春的下午，在靜山和盛學明的陪同下，往訪伶界大王梅蘭芳於馬斯南路梅寓綴玉軒。細看梅郎容貌，對美術有精湛造詣的豐子愷來說，身材容貌大概近於維納斯，符合人體美的標準。

梅蘭芳向豐子愷談到淪陷時期如何苦心逃避，從香港脫險，蓄鬚罷演的往事；和他登台演出那樣，愛用雙手幫助說話，姿勢極為自然，非常人所能項背。當時梅郎已五十六歲了。子愷勸他多灌唱片，多拍有聲有色的舞台藝術片，留諸後世。梅深表首肯，但感不能暢所欲言。

豐子愷向梅蘭芳告辭時，握手時大吃一驚，兩人握手良久始告別。手相家說：「男手貴軟，女手貴硬。」今梅郎年近花甲，其手之軟不亞於妙齡少女，藝術家善保養青春，恐怕梅蘭芳是首屈一指的了。

### 會為聖雄甘地造像

豐子愷有一幅『印度聖雄甘地造像』，作於一九四八年二月，並於同年六月贈送杭州摯友，『浙贛路迅報』編輯部副主任舒國華。舒與豐結識於三十年代，舒國華工詩詞，擅書法，曾與豐子愷合作『豐舒詩畫集』、『蓬萊詩畫集』（一九四八年自費印刷少量集子私藏，由葉恭綽、馬一浮、張宗祥、梅鹿題名賦詩）。舒國華將甘地漫畫視為拱璧，悉心珍藏，為得以傳世，舒國華將此畫及豐子愷自三十年代至一九四八年贈他

的六十餘幅漫畫圖，製版印刷裝幀成集（內有十餘幅珍稀的台灣漫畫），因此畫集不曾出售，且輕不示人而專事收藏，故鮮為人知。豐子愷在畫上題了「聖雄甘地造像」，并賦詩讚曰：

「損己利眾，捨身成仁，釋迦以後，惟此一人，有花供養，為萬世祈太平。」

豐子愷以神來之筆，將甘地損己利眾，捨身成仁之意境，維妙維肖地熔鑄畫中，配以凝煉逸英，感情真摯之詩句，和端莊流利，高雅清瘦，研美流暢，質樸婀娜的書法藝術，可謂詩畫三絕，這是豐子愷文人畫之一大特色。

甘地（一八六九—一九四八）是印度具有盛名的民族解放領袖，他畢生為印度的獨立而鬥爭，故被譽為「聖雄」。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，甘地被一名印度狂徒開槍打死，震驚世界。其時豐子愷居杭州靜路，以賈畫著述為生。

豐子愷平素對甘地的獻身精神極為崇敬，當聞甘地遇刺身死的消息時，悲痛不已，即作此畫，以示永念。

### 帝稱老溥很有意思

一九五九年春的一天，豐子愷在北京出席一個會議。會後，陪同他的人問他不想去什麼地方參觀一下。豐子愷想了想說：很想見見溥儀。於是便驅車去了文史館。

可惜，「末代皇帝」已經下班回家了，文史館的接待人員知道來人是豐子愷，便說：「老溥的家離這裡很近，很快可以用車把他請來。」

豐子愷聽人家稱「皇帝」為「老溥」，頗感

新鮮。及至二人見面，交談之下，更覺「皇帝」平易近人。談到自己的生活，溥儀說：「每天上班下班，生活很有規律，晚飯喝幾杯白酒，也是一樂。」豐子愷說：「我們是同好，我也愛喝酒，不過我喝的是紹興酒。」

### 詩畫齊名樂觀進取

豐子愷是中國現代著名畫家、文學家、翻譯家，一生著譯達一百五十餘種。就是到了晚年，仍然努力不懈。

一九六一年，年過六旬的豐子愷動手翻譯日本的古典長篇小說『源氏物語』，該書作者為日本女作家紫式部，寫成於公元十一世紀，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之一。豐子愷歷時五年，於一九六六年春譯完，漢文本達一百萬字。

除了翻譯，豐子愷晚年又研究『紅樓夢』。一九七〇年因病入院，他在住院期間重讀『紅樓夢』，寫下『紅樓夢雜味』三十四首，詩中也寄託了自己的感情。『咏惜春』一詩云：

「織纖玉手善丹青，  
傳粉調朱點染勤。  
只恐繁華隨逝水，  
擬將彩筆駐穠春。」

豐子愷認為，『紅樓夢』在人物刻劃、環境描寫諸方面均有獨到之處，非有『日本紅樓夢』之稱的『源氏物語』所能比。除了上述外，晚年的豐子愷又愛讀古人的筆記和古典詩詞，有時配上畫，借古喻今，達意名志，表現他的樂觀和進取。